

劒

筭

劒筴第

服奇篇

凡三十四條

帶利劒

凡三條

劒容

法服劒

劒違聖教

齊晉之君服劒

晉楚之君服劒

荆爲長劒

經侯帶劒

襄成君帶劒

趙平原夸劒

姚賈舞劒

劒袞

凡二條

董君劒客

給劒

櫛具劒

駭犀玉具劒

劒不離於身

魏臨菑舞劒

劒耿介

劒容 凡二條

齊魯劒

劒謁昭陽殿

劍策

目

展奇

二

翠帳草堂

尋槿跳劍

腰品劍

畫劍

劍策第二十

明甄貴錢希言譔輯

訂正 黃陂張太猷授錄

服奇篇

子幼好此奇服者帶長
鉞之陸離出楚辭九章

筴曰夫服心之文也誠中形外之理存焉珪劍在躬寔爲威儀故盛飾君子未嘗一日去身凜乎有不可撓之色寧第游閒爲富貴容而已傳不云乎衣服容貌所以悅目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

民之目悅矣禮教頽敬讓廢傲慢成俗
夸炫爲容褻衣博帶之士真雖存矣僞
亦馮焉彼有疾而爲顰無惠而折巾者
不衷身菑可無辨歟予所隸劔飾者若
而人斯並公族英華邦家令望煥乎可
紀者也玄冕無醜士蓋自管歎之何必
聞道乃有芻豢之色禮曰范則冠而蟬
有韃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筴服奇

帶利劒

老子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雜施是
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
甚虛服文采帶利劒獸飲食財貨有餘是
謂盜夸非道也哉

老子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端正也

所謂兒

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

美麗也

外兒飾施也

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

不正之道所分布也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

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

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

不務蠶桑之業也

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

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

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

利劔刺之

嚴爲刑罰以治之也

故曰帶利劔諸夫飾

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

私家衆臣之家

聚歛入於私門
故曰必富也

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

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

百官之奸邪作於上則
庶民之偷俗成於下

則大姦唱則小盜和

竿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竿先則鐘瑟皆

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

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

劒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盜竿爲盜之先

倡也 韓非子

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近若晦而明
乎夷而無穢要約而易行無爲而功成無
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背之
用其聰明任僞廢道反地遂天尊知貴巧
欺鬼侮神飾治邪淫歸僞去真創作改制
起事遂功豐屋榮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
加以采文以知爲準以巧爲繩詐爲之斧

僞爲之斤秉術操數簡織賤耕田穡不修
莠莠並生田苗不起困倉虛空衣重五采
錦繡玄黃冰紈綺縠靡麗輝光利劒堅甲
彊弩勁弓輕車駿馬多挾凶人權重名顯
威勢流行伐殺鄉里臣役細民妒廉嫉讓
疾忠毒信結邪連僞尚爭貴武無不侵凌
使通境外常議弑君食重五味殘賊羣生
刳胎殺穀遂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

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珎擬于人君
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衆絕俗超然獨存
亂世高之稱爲大人

漢嚴遵道
德指歸

劔容

繇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
信貞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
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
歸富

歸者取利而
不停貨也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
却敵斬將褰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
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
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
篡遂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者驚一作流
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
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躡一作站
屣舞屣也目挑心
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

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谷不避猛獸
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
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
之人隹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
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貴貨也此有知盡
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史記

法服劔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
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鏘如
皆所以防其躁也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
道者今舍之曰不便是投魚于淵寘犖于
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
其道也

文中子

儒服劔

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

探玄索奇人之

難知也

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

行務怪異而離人之羣也

以犯上爲抗

悖逆犯上以爲勇敢而無懼

人主者說辯督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劔者衆而耕戰之士寡

言人皆務文

學而解耕戰

堅白無厚之詞華而憲令

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韓非子

劔違聖教

儒生之性非能背善也被服聖教日初諷咏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乎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已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美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劔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

王充論衡

齊晉之君服劔

公孟子義章甫搢恕儒服而見子墨子曰
君子服然後行乎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
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
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劔木盾以
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犛
羊之裘韋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
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

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
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
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墨子
晉楚之君服劍

楚莊王裾衣博袍

裾哀也衣裾也

令行乎天下遂

伯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

大布粗布也

特

音

羊

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

禮之謂禮乎

鄒孟子邑魯孔子邑

是故入其國者從

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
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不衣也結軌
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因矣淮南子

荆爲長劔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
子之服邪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
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
劔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僕

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鬚髮范蠡大
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
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
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
子真爲勇悍矣余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
鄰之闢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君之
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瞬而足
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

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
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
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
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辨以犯主
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
雖有斧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
勇悍也

劉向新序

經侯帶劒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
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
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珪乎太子
曰有經侯曰其珪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
百姓上戴此魏之珪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
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邾辛治陽而道不
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

劍策

卷二十

十一

四十二

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珪于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珮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珪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于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歟

說苑

襄成君帶劍

襄成王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縞舄
立乎游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
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
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
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
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
之汎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蘭
茝張翠蓋而檢犀尾斑麗桂社會鐘鼓之

劍策

卷二十

十二

琴堂集

二十六十五

音畢榜柅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
草濫予昌檀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
之纓予乎昭澶秦踰滲悌隨河湖鄂君子
哲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于是
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塞中
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
好兮不訾詬耻心幾煩而不施兮得知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

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綉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柅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于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柅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于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新序

趙平原夸劍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齊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

年步八年取魯封魯君于莒十四年滅也

以荀卿爲

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于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
爲璚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
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史記

姚賈舞劍

四國爲一

荆齊燕代

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

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

劍策

卷二十

奇

三

翠樓草堂

二六十三

寡人屈於內

財力困也

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

何羣臣莫對姚賈

魏人

對曰賈願出使四國

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

衣以其衣

以王衣衣之寵之也

舞以其劍

古者飲則以劍舞之

以王劍賜之以爲舞時用

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

上卿韓非

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

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

知之曰賈以珍珠重珪南

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

必合也而珍珠重珪盡於內是賈以王之

權自外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

監門卒也賈其子也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

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

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礪同王召

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

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

劍筴

卷二十

服奇

古

翠帳重室

二六十八

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其

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

有婦功也

天下願

以爲妃

匹也

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婦

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

焉用賈之身桀聽說而誅其良將紂聽讒

而殺其忠臣至身歿國亡今王聽讒則無

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

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

婦逐之也

朝

歌之廢屠

賈肉不售故曰廢

子良之逐臣

未聞棘津

之讎不庸

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

與人爲庸不見用也

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之賈

人也

五鄭爲鄙蓋鄭鄙之人爲賈者仲嘗與鮑叔賈

南陽之敝幽

修武南陽也仲賴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敝困幽隱也

魯之免囚

見莊二十

年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

以五羊之皮

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

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

於城濮

信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于城濮與此不同

此

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

詬辱醜耻

於天下明主

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隨務光

並湯

時人辭湯之聘

申屠狄

紂時人自沉于淵

人主豈得其用

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譽其爲已

用

汗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爲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也

故可以

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

無咫尺之功者

八尺曰咫

不賞是以羣臣莫敢

以虛願望於上

無功而願
賞虛願也

秦王曰然乃復

使姚賈而誅韓非

戰國策

劒袞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趙他

爲南越尉
故曰尉佗

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

王陸生至尉佗魼結

魼音推謂爲髻一
撮以推而結之

箕

僂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天子聞君王

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
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
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
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蹶然也謝陸生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
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
績一統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
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
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渠音詭

乃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

裝直千金

珠玉之寶也裝裹也

它送亦千金

非橐中物故曰

送它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

得橐中裘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

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瑟侍者

十人珪劔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法一作公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

少家得珪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

見不鮮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今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漢書作數擊鮮無久恩公爲也恩汚辱一曰患也公賈自謂也今汝

劍俠

卷二十

六

琴樓草堂
二十七

諸子無久史記
厭患公也漢書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
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游于
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珪
劍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爲達見

獨異
志

董君劍客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

竇太后之女
故曰竇太主

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歿主寡居年五十餘

矣近幸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

隨母出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好美麗也主召見

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

射計謂用美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

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

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

財交士令中府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所發

二服寄 翠微堂

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

之

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也

安陵爰叔者爰盎兄也

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

辜將欲安處乎

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

偃懼

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

以用也不知以用何計也

爰叔

曰額城朔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

荻即楸字

也古有欽計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當有宮故宜獻此園也

兄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

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

城東南園可以爲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宿館處所故獻之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逞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

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

賞賜邑入

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

隆天重地

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

卒讀

日粹酒音信又山鼓反

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

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

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

公主閣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

託也

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

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

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

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

宰敝膝

爲賤者之服

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

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

珥珠玉飾耳者

也音耳

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

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

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歾

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

往之

也董君綠幘傳鞞

宰人服也鞞形如射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隨主乃贊

進傳

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

再拜謁

胞與苞同

前伏殿下主因叩頭謝上爲

之起有詔賜衣冠上

上上坐也

偃起走就衣冠

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

爲主人翁飲大歡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

從官金錢襍繒各有數千是董君貴寵天

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鞍劍客輻湊

蹇十六反

董氏常從游戲非宮馳逐平樂觀雞

鞫之會角狗馬之足

角猶校也

上大歡樂之

漢書

給劔

武帝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
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
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
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
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

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
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祇得賢
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
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綉耳將柰之何於
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
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
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
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

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
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
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
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
第也史記

欄具劔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
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

從命者

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典軍之制

威振州郡勝之

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

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

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古長

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竹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

佩環玦

環玉環也玦即玉珮之珽也帶環而又著玉珮也

袞衣博

帶

袞大袞也言著袞大之衣廣博之帶也

盛服至門上謁

謁上

若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

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

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勝之躡履起迎

履不着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

遠也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

山也反

聞暴公子威名舊矣

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賓

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

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封功揚名永終天

祿

樹立也

勝之知不疑非庸人也

庸常也

敬納其

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

事皆州郡選吏

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爲從事

側聽不疑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

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

漢書

駭犀玉具劔

班固與弟仲叔書云近買侍中升仲駭犀

標首玉具劔一也

漢書注玉具劔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

劔不離於身

黃初二年八月孫權城武昌下令諸將曰

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
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劔不離於
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
彊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
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
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
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

一月策命權封爲吳王

吳志

魏臨菑舞劍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
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
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
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
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
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

入坐不先與謀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劒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頗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

劍筴

卷二十

眼奇

五

翠幄堂

二十六十三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

魏畧

劔耿介

應璩與魏文帝書曰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劔耿介簫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壘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

應璩集

謹按魏書云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齊王芳

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
應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
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
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

劔容

王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
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
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
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
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

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栢柏豫章
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
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先
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
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
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
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
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

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請憶
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
讓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令史諮事實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
留滯十日一還監談諸生巾卷在庭劒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
惟有謝安蓋自比也

南史

劍筴

卷三

唐

天

翠微草堂
二五十五

王儉領少子太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
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儀接小傳以賓友
之禮是歲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敕悉
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
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
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矻無
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鉗插幘簪朝野
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
相惟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事
流選用奏無不可

南齊書

齊魯劔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
三人膺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
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

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雋之僭立也
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
位改封范陽王稍遷尹加散騎常侍廣
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
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德
嘗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
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時接慎已生淳于鄒臣之徒蔭

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
辭膏談天之逸辨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
則丘陵生韵至于今日荒艸頽墳氣消烟
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遽答曰武王封比
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
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
而有知寧不啻荷矣

晉書

凡人弄劒

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有平
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
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
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
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
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
語之邪旣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誚
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

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
里猶恐不足以達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
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
足以移之何肯當自銜於俗士言我有仙
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
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
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
履絙登幢摘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

泳足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攝驚飈暴虎
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况
過于此者乎

抱朴子

劔謁昭陽殿

北齊文宣帝沉敏有遠量外若不慧內鑒
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
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
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

以爲不及文襄副業帝以次長見猜黷帝
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
后文襄稱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玩小
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
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每退朝還第
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
跣奔躍石問何故對曰爲尔漫戲此蓋習
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

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惟與后
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
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
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
入辭謁于昭陽殿從者十人居前持劔者
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
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
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

失色

北史

尋橈跳劍

恒王王承乾太宗長子好聲色慢遊無度
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承乾先患足
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
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
材能潛懷奪嫡之計于是各樹朋黨遂成
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
劍筵

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
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
意叅告訐其事怨心愈甚痛悼稱心不已
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于前
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
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封碑以
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叅者輒愈數
月常命宮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

椎髻翦彩爲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絕鼓
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
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
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
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

書

舊唐

腰品劍

唐劍具稍短常施于脅下者名腰品劍隴

西人韋景珍不樂卑官有四方志衣玉篆袍佩玉鞞兒腰品劒飾若神人李白嘗識之故其感遇詩有云玉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畫劒

吳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劒不知木劒創于晉代也

唐小戴

唐李濬紀物之異同有白玉劒長二尺餘
者

松窗紀聞